

總得意的說，以前記憶好，別人提些詩、詞，她總能接着背下去。那時，她在世新上「文學概論」課，教她的是詩人上官予。上官予只要在課堂上舉例，丘秀芷就背得出詩句或詞句。她歸功於父親從小就教她讀、背，打下一點基礎。那時，她喜歡李後主的詞，因為他以明淺清麗的句子，表達深厚曲折的感情。還有納蘭性德，有人稱他為清朝的李後主，他的詞有着赤子的天真，活躍的生命以及纏綿的情感。但是，由少女到少婦，邁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後，她對這些充滿哀愁和悽怨的詞已漸漸不喜歡了，她承認這可能與年齡有關。

對自己喜歡的詩、詞或佳句，倒是從不在自己的文章上引用。她說。要「偷」也得偷得高明些，把原作者的思想加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化了才好，否則就太形式和膚淺了。

自認內向而固執的丘秀芷，常說她大概很不容易改變寫作的方向。十多年前，她與林懷民以文會友，有一段時期常通信，彼此常在信上討論問題或批評各人的作品。那時，林懷民不贊成她的平淺真深的寫法；她也不喜歡林懷民的意識流方式。如今，「我依然

沒有改變自己的原則，而林懷民後期的作品已可看出他的轉變。」丘秀芷說，她將會堅持的走下去。

二 新聞文學胡有瑞

邱秀文

從「華夏之光」到「現代學人散記」，胡有瑞一直勤懇的握着筆。那凝聚着心力與汗水的一字一句，已在新聞報導文學的園地綻出一片光華。

十三、四年前，胡有瑞自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，她學以致用，進入中央日報採訪組擔任記者。做為一名歷史悠久，規模頗大的報社記者，他得到自我磨鍊的機會也較他報為多。除了應付採訪新聞激烈的競爭，還需透過個人才智的領悟，適時而確切的表達。這種表達，不僅要符合新聞性，文字的清楚簡明，更是要件之一。

這些，胡有瑞都能够自然的把握了。

工作上的認真和與眾不同的表現，民國五十五年年底，報社為響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，特別開闢一個專欄——「華夏之光」，介紹中華文物。當時選定郎

玉衡先生及胡有瑞女士共同負責撰寫。

「這對我是一個很好的機會，使我得以寫與學並進。」回憶那時，由於考慮到這項的題材已有人寫過，他們兩人為表現得更突出，而又能達到新聞寫作所要求的深入淺出，決心好好的花一番功夫。

寫中華文物，故宮博物院是一個最重要的據點。

「我們總是找機會到故宮博物院上課，一面聽，一面記，務必越詳盡越好。」每回由故宮博物院出來，手上還捧了好厚的一疊資料。通常總是看好幾本書，一大堆資料，可能才寫三、四千或二、三千字。

原先只打算寫十篇，但推出二、三篇之後，讀者的反應出乎意料的好，報社決定延長並擴大，同時按照類別畫分，一天刊出一篇，連續寫了三個月。

「寫的時候，心理負擔很重，總希望能寫的更好些。」她記得，那一陣正逢過年，同事們都利用這難得的休假輕鬆幾天，而為了「華夏之光」他們放棄了休假，一心一意的寫，簡直將整個人全部投入其中。

工作雖苦，但自己也能體驗得出：「一句一字，細細斟酌，無形中進步多且快。」廿二篇寫完，還特別由中央日報在五十六年七月發行單行本。中央日報

董事長曹聖芬先生在序文中曾說：「新聞文字因為趕時間的關係，多半是急就章，但華夏之光却是例外。本專欄執筆的郎玉衡、胡有瑞二君，在每篇下筆以前，不僅要準備各種資料，而且向多方面請教。一字一句，都不敢絲毫苟且。」

從形而下的文化——器用諸物到形而上的文化——文學、音樂、舞蹈、美術，而以三民主義一篇為總結，這部書包括頗廣，對撰寫人自也是一大考驗。但內行的人也加以讚美，則可看出撰寫人的努力了。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先生在序文中指出：

「郎君及胡女士，均好學深思，博聞強記，且勤於問道，在撰寫本文之初，曾疊次來院，與負責有司，詳加探討，蒐羅資料，對於展出之每一古代文獻與藝術品，上自商周，下迄明清與當代，無不溯其源流，析其義理，然後分類作有系統，有組織之敘述，語必求其可據，不涉於虛浮，亦不務為根深，使讀者能一目了然，有深入淺出，啟發心靈之感。以較時賢一般文藝著述，專重微言奧義，宏衍遽深，而解釋難明，有專門之陶，而欠通俗者，相去遠矣。」

「華夏之光」所得到熱烈的迴響，對胡有瑞產生

無比的激勵。

與新聞寫作並行的，是她對編劇濃厚的興趣。「剛進報社不久，我曾參加中影公司主辦的編劇班旁聽，從中學了一些編劇技巧，自己也很喜歡寫寫劇本。」「待寫完「華夏之光」後，香港的國泰電影公司在臺北招考編劇，與胡有瑞同時考取的還有女作家蔣芸。蔣芸去了香港，而胡有瑞覺得：「新聞記者的工作，是我的興趣，也是我的職業，不捨得放棄其中的樂趣，因此編劇只能做為我的副業。」她沒有到香港，後來陸續為臺視編過幾個劇本。

一位職業新聞記者，不斷的寫作，有了相當的知名度，總有人注意並要求他出書，胡有瑞也碰到好些出版界人士提出出書的要求，而她却認為報上刊出的報導，新聞性過於強烈，不易持久，始終不答應。

她總希望能表達些自己想要表達的，五十八年時，在青年戰士報家庭版以「鮑芷」為筆名寫「美的生活專欄」。當時，文星書店的負責人蕭孟能先生，因為有一次在故宮博物院聽作家鹿橋先生的演講，第二天報上讀到胡有瑞的紀錄報導，十分欣賞，曾約她寫一系列散文的報導文章。後來因為一些緣故，這兩個

已經開始、正要開始的專欄寫作都停頓了。

「我總覺得自己的文章還不够成熟，所以也不敢輕易動筆。」一直到六十二年年底，由於「書評書目」社長簡靜惠女士的催促，而前任總編輯柯青華（隱地）先生也認為以她的文字基礎，以及採訪文教新聞十多年來對學術界人士的認識與了解，不寫出來公諸讀者，實在可惜，於是邀她為「書評書目」寫一連串的學人專訪。

從六十四年一月開始刊出的「學術界的奇人——王雲五先生」，到六十六年四月的「學人、醫生、哲士，魏火曜博士」，兩年中，共寫了十一篇。

這十一篇學術界人物，在胡有瑞充滿濃郁感情的筆觸下，每個人為人的特質與對治學的執着，躍然紙上。可以說，他們豐富了這部書的內容，胡有瑞也成功的刻畫出當代學人的典範。「這些被訪問的人士，幾乎都是十年前就採訪過他們的消息，經過這些年的接觸，每一篇的寫作已不是純粹的訪問，其中蘊含着我對他們無限的尊敬與感情。」

誠如魯稚子先生在序文中所說：「每一篇寫成，她都會寫出好幾個『頭』來，看一看那一個『頭』好

，……她對文章的開頭特別重視。」在這本書中，每一篇的開始，都豎立了她不同的風格：

訪問王雲五先生：「爲學當如羣山時，一峯突起羣峯環」，這道盡了王先生一生讀書的哲學。

描寫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，由他在陽明山的住宅開始：「那幢庭園幽美、設計古樸和雅緻的房屋，真是美透，也雅極了。迴廊、天井、圓柱和平房，東方的韻味參雜了西方的設計，正像屋主林語堂一樣：兩腳踏東西文化。」

「『天下的學問，總得要有人去研究』，就是這個理由，使得李方桂博士在語言學研究的範疇中，堅守了一甲子。」這是對非漢語語言學之文，李方桂博士的推崇，言淺意深。

「您雪白的頭髮，曾經在我們眼中紅過；您光芒的眸子，曾經在我們身上燃燒過。

您澆遍了多少園圃，不曾領功；

您開墾了多少荒土，不曾榮耀。

十二年前，當趙麗蓮博士從臺大退休時，臺大的學生們包圍着她，用詩句，用淚眼，惜別他們崇敬的師長。」幾句話，勾勒出趙麗蓮女士勤於教的一生。

胡有瑞自己也覺得文章中滲入了感情，所建立的意境總是深些，美些。問她這十一篇喜歡那一篇？她一時不好意思說，當然是每一篇都有一份感情。不過，「比較起來，我喜歡訪問鹿橋的那一篇。也許，感覺上，比較傳神」

的確，在鹿橋的訪問稿中，胡有瑞捕捉了鹿橋那分念舊和懷國的心意，真摯的道出鹿橋的寫作故事。

當然，在這十一篇文章中，也有令她不滿意的，她說：「這大約是我對被訪問的人認識還不够深，下筆時就顯得生疏了。」

新聞工作將她訓練的隨以時地可作，而且只要有寫一個開始，即使攔上幾個月，再拿出來，還是可以繼續寫下去。

「寫作是一種負擔，一種經驗，也有一種快樂。『有沒有考慮寫寫小說？』也許是與我的個性有關，我覺得自己適合寫小說。」

由於在家中排行較小，自小受到父母及姊姊們小心的呵護和嚴格的管教，養成她的個性比輕拘謹內向，一直到進入報社之後，才逐漸自我訓練，人也變得開朗。但是總沒法子打破寫小說需把自己也融入其中

的隔閡。

「今後，我希望嚐試和繼續學習。」

胡有瑞特別提到這一段寫作過程中，她的先生魯稚子給予她在精神上的鼓勵和實際的督促。

她笑說，通常她有一個習慣，一篇文章的開頭，她總要拿給先生看，如果先生看了點頭，她就重新寫過。有時候，在報社寫稿，也是寫了幾個開頭，然後打電話問先生，徵求他的意見。後來魯稚子告訴她：「其實，有時妳打電話來，我都沒太注意妳說什麼，因為我覺得妳已經可以出師了。」

寫與讀常分不開。「我從小就喜歡看小說，看得很快。那時，常到家裏附近的租書店租小說看，一天看上好幾本。」那時，她讀的小說真廣，從武俠、偵探，到言情、文藝，無論看了懂不懂，囫圇吞棗，先看再說。

在空軍子弟小學讀書，老師改作文很仔細，又常告訴她為什麼這麼改，至今她都記得這位老師的名字：「杜修爲」。這激發了她強烈的寫作意願，每逢上作文課，總比別人用心認真。

上了二女中，儘管功課很緊，但不忘往圖書館跑

，凡是世界文學名著，都借來讀，也許西洋文學讀得多，對古文接觸的較少。從小學到初中、高中，一直到大學，國文都保持極好的成績，導致她走上寫作的路。

今年五四文藝節，中國文藝協會頒發新聞文學獎給胡有瑞，爲「華夏之光」、「現代學人散記」所付出的努力，這是最可貴的代價。

「以後，我還要繼續寫下去，希望能有更大的突破和創新。」

新聞的生命是短暫的，深入的報導延長了它的生命。因此報導文學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。已經有了一個好的開始的胡有瑞，將在報導文學的領域裏更上層樓。

三 報導文學程榕寧

林馨琴

大華晚報的總編輯曾經這麼樣的稱讚過程榕寧小姐：「程榕寧爲大華晚報跑出一條路線來」。對於一個記者來說，這勿寧是最大的榮譽了。